

云边路

高考日

甫跃辉

那条幽暗的逼仄通道，不远处是村子，黑瓦屋顶，灰黄土墙。村边大片农田，遍植水稻，水稻正准备着抽穗，绿意盈盈地挤在一起，窸窣窣窣轻声细语。身后的玉米林和山药地是绿的，眼前的干沟也是绿的，一棵野生的火把花（紫薇），殷红花簇拥着，托在手上，沉甸甸的，凉冰冰的。一个念头忽然又冒出来：高考真会过去吗？如果高考过去了，日子得是怎样的？长长吐一口气，心中忽觉得开阔，转瞬又收缩，好似进入一条幽暗的逼仄通道，怎么走都走不到头……然而，转眼间，高考过去二十年了。这没有高考“威胁”的二十年，并没想象中那么轻松。

高考只两天，又远远不止两天。几乎是进入高中后，高考就开始了。刚进入施甸县一中，我是有些沮丧的。半年前，初三上学期，参加全省语文基础知识竞赛，复赛时，整个初中二年级是一套试卷，低我一级的弟弟是全县第二名，我是全县第一名。自那以后，班主任赵老师对我更有期待了，觉得我中考应该十拿九稳考全县第一的。哪想到呢？中考成绩下来，从全县第一名往后找，愣是半天找不到我的名字。这样的事情，不是第一次发生了。小升初考试，我也同样被班主任余老师寄予厚望，考试成绩下来，也是没眼看……平时很行，一到大考就很不行，对我来说，简直成了一个魔咒。

更糟糕的是，进高中没多久，我的成绩更差了。不是偶然一次考试失手，是真的变差了。最差的时候，差到什么程度？英语经常不及格，上课犹如梦游；初中时经常满分的数学，如今也就刚刚及格，上课堪比上刑。犹记得，教化学的班主任杨洪洲老师曾将我喊到黑板前配平一个化学方程式，我从后排起身，磨磨蹭蹭，终于来到讲台上完成了这项艰难的任务。杨老师踮着一条腿看我，眼中满是惊诧之色。他的怀疑是有道理的，这答案是同桌匆忙告诉我的。唯一屹立不倒的，只有语文了，随便考，我都是全年级第一。很长一段时间，也只有教语文的赵老师还会关注我这样一个中等生——就这样的成绩，在施甸一中其实还能算是中上等等。赵老师家离得近，几乎不用到宿舍，他便将宿舍钥匙给我，让我可以有一个地方安静读书。学校办公楼前有一棵高大茂盛的芒果树，可以说是施甸一中中的精神象征。赵老师的宿舍就在这大树后的僻巷内，巷子阴暗，潮湿，进屋后，水泥地板散发着寒气，小小的窗户很高，站在板壁上能望见窗外城中村里的一条人迹罕至的道路。在这儿，我度过了很多个安静的下午。快上晚自习时，离开这儿往教室走，再次路过芒果树，树影筛落光点，簌簌颤动，让人感觉一片迷惘。

我知道，就语文一科撑着，是考不上任何好大学的。过了一个年，弟弟以中考全县第一的成绩，进入施甸一中了。在全校升旗仪式后，校长经常会当着全校师生讲一段话。记得至少有四五次，校长说到过弟弟。自然说的那些是夸赞的话，而这些话，越发衬托出我成绩的不堪来了。我们是站在教学楼前的草坪上，一丛一丛的沿阶草，像是露出一盆盆的脑袋。好多次，我一边听校长讲话，一边低头用脚丫子拔草，等讲话结束，好几蓬草都快秃顶了。

这样的状况，在我一点点的努力下，慢慢得以改观，直到高三，我的成绩才到年级前列——现在说起来简单，那时可真不容易，课本看了很多遍，参考书做了许多本。连下楼上厕所，跟爸妈聊天，都得掐着时间，不能超过五分钟。那时多喜欢看春晚啊，但就这夜，也只能趁着下楼上厕所时看上五分钟。那阵子，我做一套数学练习册，看完每单元例题，再做完后面的习题，得两小时，而我每天要做八单元。夜里，身边放一只小铁桶，桶沿搭一条毛巾，桶里存着冷水，困的时候，就洗一把冷水脸。云南冬天的夜里挺冷，身边还得放一盆炭火，不时伸手烤一烤。有一天夜里太冷了，我将火盆搁在腿弯下，第二天发现，刚买的裤子被烘成了一个火洞。我立马提心吊胆的，想着待会儿要被爸妈骂了。我装作什么事都没发生，下楼洗漱，可避免地，被妈发现了。妈很惊讶地说，你这裤子怎么了？我装作刚发现的样子，说哎呀，大概是向火弄的吧？很意外的，妈没有一句责备的话，只是连连问我，有没有烧到腿……

这样一天一天地过去，高三到来了，高考近了，我不免开始担忧，会不会，再像小升初和中考那样，每逢大考必拉胯呢？

日复一日，我和弟弟如两只年轻的钟表。夜里十一点半整睡下，第二天七点整起床。早上放学后骑车去外婆家吃饭，个把小时后返回学校，我先睡半小时，此时弟弟看书做习题，我起床后，换弟弟睡下，我看书做习题。

有时做不出题，我抬起头来，盯着面前的灰褐色木板，时间久了，仿佛可以从木纹里看出山川，从污渍里看出风雷，从不知是谁谁留下的笔迹里看出久远的时光……隔着薄薄一层木板，对面住着姓林的帅气男老师，他丰腴的妻子和娇瘦的女儿不时回来，一家人有时欢笑，有时吵闹，家人不在时，常听他唱歌，声音里洋溢着欢愉。除此，四周安静得仿佛一个浑圆的无懈可击的世界。

这小小的五六平米的房间，放了两张书桌两张床，弟弟的书桌正对上墙上的窗户，我的床挨着走廊上的窗户，两张床脚的横档凑成一个口子，中间拉一根尼龙绳，挂着我们的换洗衣服。这小一点的空间，可以聚敛人气，但冬天里，仍旧很冷。外人常说云南四季如春，那时的我们并不觉得。冬天，尤其是早晚，可真冷啊。我们常常冷得直搓手，因为鞋子单薄，脚趾都冻得僵硬了。于是不时站起来走一走，木楼板咯吱响。据说吴敬梓冷得不行时，曾经绕着南京城墙走，称之为“暖足”，我们有时也到楼下去，在校园里漫无目的地走一走。

有一天深夜，许是因为冷，许是因为别的什么，总之，睡不着。听见弟弟睡床隔断那边屋里，仍旧叽叽喳喳，是几个男生的声音。其中有一个，是我班里的同学。我们没什么交流，路上见到，打声招呼而已。那晚，不知是我还是弟弟，忽然跑去隔壁敲门，问他们，要不要打球去？他们竟然答应了。如今想不起哪儿搞到的篮球了，总之，几个人拍着球，扰攘着下楼，穿过昏暗的巷子，到逸夫楼后的操场去了。只有几盏路灯还昏昏地亮着，到处一片幽暗，静寂。有一瞬间，后悔出来了，但更多的是冒犯什么的雀跃。不多时，来到被路灯照得半明半暗的操场上。操场从没这么大而空旷过。我们大呼小叫，放肆地拍着球，往篮筐上扔着球，忽而又立住，屏息敛声，仿佛四周的昏黑里有什么在靠近。并没有什么，我们继续打球。头顶的星空，地球上的我们，在这一刻，分享着同样的隐秘时光。过不多时，真有什么在靠近了！是逸夫楼方向，几个人影出现了，当中两个晃动着手电筒，有人大声嚷嚷，什么？这么晚了还不睡？！我们知道了，糟了，要跑，显然已经来不及了。呆若木鸡，等着宣判。我们被叫到办公楼后的过道上，站着，各自班班主任来了，他见到我和我弟，立马说，你们两兄弟赶紧回去睡觉。我们如遇大赦，转身就走。隔壁屋的几个男生也随我们一起走，却被喊了回去。“站这儿，站到天亮！”另一位班主任说：“为什么他们两兄弟就可以走？”就连我和我弟也很不解。“没看看你们什么成绩？他们两兄弟什么成绩？”……后续是，我和我弟真回去睡觉了，并没很仗义地要求留下来一起罚站。也不知道那几位是否真的站到天亮。第二天，我们再次碰到，彼此都有些不好意思似的，只点一点头，没一句别的话。

偶尔地，表哥会上楼来。那时表哥教弟弟隔壁班。表哥会和弟弟讨论一些比较难的数学题，但从不问我这个高一的人。我端坐着，兀自盯着眼前的木板，看风云变幻，看山川时光，实则耳朵一直捕捉着他们的声音。有一次，他们讨论半天，还没想出解决的办法，我忍不住了，回头说，这题应该如何如何嘛，拿出稿纸演算，果然后迎刃而解。这真是少有的扬眉吐气的时刻。

进入高三，文理科分班。初中时，我一向是把自己当做理科生的，如今化学、物理等实在学得不成样了，虽然地理完全不懂，历史书也没怎么看过，但好歹那些字我是认识的，只能选择文科。日复一日，从课本到课外书，渐渐看明白了。成绩已渐有起色，但我仍然提心吊胆，为那重复两次的魔咒。

我是一向不信怪力乱神的东西的，就连外婆要去观音面前替我烧一炷香，我都开玩笑说，阿婆，你可千万别帮我烧香，不然等我考上了，算我的功劳呢，还是算观音的功劳？明明是辛辛苦苦苦学来的嘛。不记得外婆是什么反应了，大概她去了观音面前，仍是要替我烧香的吧？

虽然不信这些，但我有时候也“迷信”得很。比如有一天下午，从外婆家吃饭回来，远远地看见马路上躺着一堆黑乎乎的东西，我心想，那一定是临时卸下的几袋水泥。如果是，我就能考上北大。往前骑了一阵儿，发现不是水泥，是牛啊。我又在心里说，刚才的打赌不算，重新来过。如果这是两头牛，我就一定能考上北大。再骑近一些，确实是活物，但不是牛。几头猪轰然起身，尖叫着撒腿跑远，数一数，竟然有五头！唉，这时再要反悔，来不及了。

日复一日，日子慢腾腾地挪动着，突然，高三的夏天，轰然到来了。在九家巷的一间小屋里，我枯坐在书桌前。房门就在我的右手边，敞开着，望出去，走廊寂寂，时刻等着人走过的样子。越过木栏杆往远处望去，河

流，公路，房舍，田野，大山，都在明媚日光里，敞开着自己，等着人闯入。那个念头不免又冒出来：高考真会过去吗？如果高考过去了，日子得是怎样的？

很快迎来第一次摸底考，第二次摸底考，第三次摸底考。不记得具体是哪一次摸底考了，等待着发卷子的时候，突然暴雨倾盆。水泥篮球场上腾起一层水雾，犹如大湖；草皮几乎蜕尽的足球场上尘埃腾起，犹如战场。雷声、雨声响亮，雨帘将教室的窗玻璃打湿了。教室里安静极了。我像是自言自语，又像是和对邻桌的同学说，“雨好大啊”。同学瞥我一眼，一言不发。事实上，我有点儿紧张，经常想象着考卷发下来后，看一眼，就两眼一抹黑。

无论如何紧张，高考终究来了。但谁会想得到，高考两日，对我考验最大的，并非考题本身，而是考场外的种种？这考验，是从高考前三天就开始了的。

考场设在本校，不过每个人都不知道自己身边坐的是谁。爸妈本来说，高考那两天要到外婆家住着的，却听说，有人在永平村路口等着他们，要跟他们说说，让我在高考时如何如何。我跟爸妈说，他们要是上来陪我高考，那我不考了。他们便没再来。还有人找到表哥，表哥自然也不可能答应别人这些。

但事情还没完，高考头天，晚自习前，有位女同学找到我，递给我一个诺基亚手机，说希望我能在高考时将答案发给她。我说，我都没用过手机啊。但同学不由分说将手机塞给我，说晚上几点几分，她的初中同桌会打电话给我说这事的。她说的这位初中同桌，和我一直保持通信。这时候，她为什么要跟我打电话？不会真让我帮别人作弊吧？我相信她不会这么做的，同时，想到要跟她通话，又禁不住高兴和紧张。不记得这两节晚自习怎么过去的了，刚下课，忽然，年级主任又找到我，说有几个预测题要给我看看，地点在他的宿舍对面。

我知道那小巷子，和九家巷类似，但花木更多。班主任将我领到一间小屋里，让我等一会儿，他出门去。我坐在小板凳上，想，级主任怎么忽然对我这么好了？他是隔壁村人，和爸妈都挺熟悉。我刚上高中那年，他任女考上北京某大学，他带着侄女到我家来家访。妈说，段老师，以后小跃辉能有你侄女考得好就行了。他俩离开后，我埋怨妈，这话不对嘛，应该说，以后小跃辉能考得像你侄女这么好就好了。妈很无辜的样子，说这两句话有什么区别？我解释再三，妈仍然不解。或许因为这事，他一向对我冷不冷不热的。过了一會兒，他进来了，带着他班里一个女生和那女生的父母。目光遇到目光，我立马明白了，却不好离开。

接下来基本是他们说，我听。大概是这么个意思：甫跃辉，我们知道你家条件不好，你就算考上大学，你家里也供不起你的，对吧？现在有个好事情，国家的“西部开发助学工程”能为部分家庭困难的大学生提供资金支持，我们县就两个名额，这位领导能帮你申请到。当然，你也要帮这位领导做点事儿，他家姑娘和你在一个考场，等你做完试卷，把答案写一份给她……双减成年人的眼睛盯着我，一双和我一样年轻的眼睛躲避着我。我说：好。

级主任送我出门，走出小巷，月色迷蒙，校园里安静极了。路边有一堆沙石堆成小山，我走上山顶，踢了一脚。我跟级主任说，别送了。级主任说，那你回去早点儿休息。至此，持续半个小时的谈话，在和谐的氛围里结束了。我想级主任以及那女生的父母，肯定没

想到我会如此轻易地答应吧？刚回到屋里，我就把这事跟弟弟讲了，我说想不到还有这么无耻的事。弟弟也很恼火。弟弟说，那怎么办？我说，肯定不可能作弊啊，别的不说，就说操作上，高考哪有多余时间帮人作弊？而且我没有丝毫作弊经验，我和那人还隔那么远，我坐最后一排，她坐最后一排，还是对角线……讨论没多久，约定的通话时间到了。

出门下楼，想着找个僻静处。去哪儿呢？踌躇一会儿，想到那栋待过一年的老教学楼。攥着手机，穿过细桂树的阴影，进到教学楼，往二楼去。刚到一个角落，电话打进来。我靠着墙坐下，将自己藏在暗影之中。这是我第一次使用手机打电话，也是第一次和她通电话。那些落在纸上的文字，变成声音后，每一个字都带上了奇异的魔力。

月色撩人，廊道寂寂，夜风轻抚，将细桂花的幽香一阵儿一阵儿递过来。记得起初，我说某某是不是找不到你，让你跟我说话，要我帮你作弊？她说，是啊，她怎么会找到我，我也没办法……后面呢，我们没再谈论考试的事，说些什么，如今全忘了。但确乎记得，通话时长一个多小时。其间，有巡查的老师经过，似乎听到说话声，手电筒在楼道里晃来晃去，我悄悄起身，蹑手蹑脚，踩着扑通扑通的心跳，走到另一处隐蔽的角落。老师离开后，我仍悄悄声往上走，从二楼西端的楼梯口，穿过长长的廊道，走到东端的楼梯口，上楼，穿过长长的廊道，再走到西端的楼梯口，继续上四楼……走到东端的楼梯口再往下，如此这般，整栋黑黢黢的教学楼仿佛无穷无尽。等挂断电话回到屋里，已经十一点了。

一夜无梦，次日醒来，离第一门语文考试只差两小时了。试卷发下来，做得没往常那么顺，很多题型都没见过，写完作文，只剩五分钟了。几次摸底考，做完语文试卷，都会剩四五十分钟的，这次真是鬼了。五分钟能做什么呢？回头刚检查了三五道题，交卷铃声就响了。正要起身交卷，突然，不知从哪儿伸出几只手，试卷被抢走了！慌忙想要抢回来，哪里能够！那试卷就如一朵云，在人群上空飘来荡去。两位监考老师慌忙跑过来，千难万难，将试卷从好几排座位后抢回来，真是万幸，那么长的一张试卷，竟然没撕坏。我明白了，旁边的人是早打探好了谁的成绩好了，还好好那时对“文学”两字比较执着，报的是汉语言文学。但北大那年没到云南录中文系，有个听起来和“书”有关的图书馆档案管理专业，也不知道具体是干嘛的。南开呢，那年干脆选了云南录文科生。浙大，更是被家人举手全票否决，因为那时候县里很多劣质小商品大多是浙江生产的，妈说，浙江货都是假货……最后，鬼使神差地，报了复旦。想起来，第一次听说复旦，是小学时候，那位拿青蛙卵做实验的童第周，就是复旦的。再后来听说复旦，是因为村里一位老乡，他偶尔会回村过年，他儿子比我年长十多岁，正是复旦毕业的。初中的一天夜里，去他家聊天，他跟我说，以后考复旦啊。那时当然不会当回事儿，没想到，几年以后，我还真考了复旦。

然后，就是漫长的等待。越等越心虚。忽然听说，那位初中女同学被北大录取了。后来又听说，是被另一所高校录取了。而我仍然不知道自己有没有被录取。又一天，高中同排的女生打来电话，说可以查分数了，帮我查了一下，语文一百三十一分。我赶紧查了别的几科，然后，打电话到复旦招生办，一个年轻男人接了，听我报完考号和名字，懒洋洋地说，没印象，好像没

一天。我从没过过生日。表姐说，等考试结束，回永平村，要给我过生日。兴许是因为这？兴许是想着高考总算结束了？我交卷提前得有点儿早，出考场后，有人喊我去“喝茶”。刚走到门口，交卷铃声响了。

总算结束了。回到屋里，看堆满桌上的参考书，犹如一堆燃烧过的煤渣。我没像很多同学那样将它们抛撒得到处都是，至于留着做什么，我也不清楚。至少，它们是生命里一段时间的见证。

照例回到外婆家吃下午茶，这一夜，我没再回学校。表姐果真买来蛋糕给我过生日，吃着蛋糕，我再次确认，高考，真结束了。

但有些和高考有关的事才刚刚开始，比如报志愿。那时并不知道，我这一届是全国最后一次估分报志愿了。参考答案很快发到手中，先对了语文试卷的。第一道选择题错，第二题错，第三题，仍旧错。一道选择题五分。再往后看，阅读理解里还有一道选择题，也错了，四分。好家伙，十九分没了。之前摸底考，还从没有过这样的。赵老师对我可谓纵容，她好几次跟我说，语文课你可以不听了。就连我在语文课上，有时不举手就指出她讲的什么什么是错的，她也毫不生气。有一次摸底考，她还向级里的好几位老师表扬我写的一篇文章，所以，我最初听到对这篇作文的表扬，并非从她口中，而是从教数学的杨老师口中。杨老师在数学课上表扬了这篇作文后，我对那次作文得分抱着很大的期待，然而，试卷发下来，我只得到四十六分。我为此还挺懊恼，将作文裁剪下来，寄到一家报纸，发表出来后，得了四十块钱稿费。这是我第一次以文字换来一笔钱……现在呢，语文算是考砸了。今后该怎么面对赵老师？别的科目，也一一一对过，最触目惊心的是最后文科小综合的一个大题，题目具体记不得了，总之问二战我答成了一战，问一战我答成了二战。这大概是那天我想着赶紧结束考试，回外婆家吃蛋糕导致的吧？不过，整体来说，倒也不算差。

笔会

西部之光

(油画)

胡日查



「文汇报」
微信公众号



被录取吧？又说，你等等，我再查查。眼前白茫茫一片，觉得心都要蹦出来了。一会儿，那人说，哦，你被录取了。挂了电话，不放心，又打了一次电话过去。这时候才紧张起来，拿话筒的手都是抖的。接电话的是另一个男人，听我报完学号和名字，他立马热情地说，恭喜你，你被复旦大学录取了！

我走到后院。枇杷树下，爸在用线锯锯卡子，妈在用砂纸擦锯好的卡子。我说，我被复旦录取了。爸妈停下手中的活儿，盯着我说，真的？我说，真的。

抬头看天，天一下子变得更蓝也更高了。一直担心的那魔咒终于被打破了。

后续的日子，并不是全然的轻松快活。钱是最大的问题。熟人朋友赞助了一些后，有人找到我，说我获得了县里的西部开发助学工程。怎么会呢？我并没给那女生作弊！但这事千真万确，找到我是县文明办的的人，姓王，见到我，很和气地微笑着。时至今日，我们仍有联系。过了阵子，听爸说，他见到级主任了，级主任用嘲讽的语气说，很多录取通知书是假的，你回家好好瞧瞧你儿子那通知书上的颜色会不会擦得掉。又过一阵子，听弟弟说，级主任跟学校里好多人说，甫跃辉这人没良心。有一次，弟弟在校园里跟他狭路相逢，弟弟说，你再这么说我哥，我就把你干的那些事都说出来……许多年过去了，这人的干的那些事，没几个人知道。再后来听弟弟说，他自己高考时，纪律严多了，我那样的事听起来成天方夜谭了。但我知道，这些事，始终在我心里抹之不去。

几年后，我听说级主任的儿子考上一所医学院，并没他期望的那么好。再后来，听说他刚学会开车，从保山回县城，车冲进大河里，他毫发无损，但副驾驶座上的媳妇当场死了。我有些唏嘘，但仍未原谅他。前年，和教语文的赵老师夫妇一起吃饭。说起当年的事，不用说起高考这两天的遭遇。赵老师说，那天晚上，我跟你叔叔一起去看看你，你见到我们，一副很防备的样子，以为我们也会像他那样，要让你给谁作弊吧。有这事吗？我完全想不起来了。但我知道，一个人的记忆不是完全可靠的。再听赵老师说，后来他出了车祸，媳妇的脖子断了，只留下一张皮。他儿子是医生，也无能为力，只能帮着缝合脖子。前几天我还见到他，在农民街上，整个个人痴痴呆呆的，兴许是那时候被吓到了……是啊，这人其实胆子挺小的，物理老师曾经说过，他有一次见到一条小蛇，吓得抡着棍子将那条蛇打成肉酱才罢休……唉，人人皆有自己的苦难要承受。

至此，我虽然并未原谅他，但算是将这事放下了。

但我的记忆，仍会时时回到二十年前那个夏天。教我们作弊的，又何必他一个呢？记得教我们数学的杨老师，甚至在最后一节课上说，平时不让你们作弊，但高考是决定人生的最重要时刻，就看你们本事了。同学们都笑。我现在能理解这种为了改变命运而近乎不择手段了，虽然我仍不会这样做。也许还有很多肮脏，是我不知道的。就像网上那些新闻，什么替考啊，顶替啊，哪里没有？

对漫长一生来说，高考自然不算最重要的事，甚至有可能不值一提。但很多人的命运确实在那个夏天改变了。

还有个人，命运在那个夏天戛然而止。杨老师就是其中之一。不得不说，除了最后一节课，他的数学课真的上得很好，别的方面似乎也很好。他妻子在九家巷边上开了一家早餐店，味道不错，我有时在那儿吃饵丝，好几次见到他在帮忙，丝毫不避讳我们这些学生。高考结束十来天，突然听说，他死了。自杀，喝农药，在他家的坟边。或许是因为太疼了，下嘴唇都咬没了。因为什么啊，会走这绝路？有人说是因为欠债，有人说是因为夫妻吵架。都不重要了，重要的是他坚持到我们高考结束，才去结束自己的命运。

二十年了，回想起来，那个夏天依然明亮，繁盛。它不仅轻易地划定了我今后的命运之路，也让我在一次次追忆中，越来越理解这人世的复杂和丰饶。

2023年5月25日 0:10:19